

疾風知勁草

趙知遠的故事

(下)

● 陳邦夔 (自由作家)

隱姓埋名接返義士

趙知遠將軍擔任國防部情報次長，在職四年兩個月，先後碰上四位反共義士駕機飛韓投奔自由，那就是吳榮根、孫天勤、陳寶忠、蕭天潤，其中最困難也最戲劇化的是第一次接吳榮根。

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，正逢周末，趙氏伉儷受邵克勇醫師之邀，在希爾頓飯店吃自助餐，剛剛取好菜要回座進食，就接到郝柏村總長打來的行動電話，立刻約見。交代的任務是儘快赴韓國漢城，接回駕米格十九要到台灣投誠的反共義士吳榮根。

十七日是星期天，十八日上午十時趙次長已坐在韓國情報本部部長的辦公室，雙方會談一個多小時，毫無結果。最大的障礙是韓方要把飛機交給第三國仲裁，或直接交還中共，趙知遠當時據理作答，意謂韓國是一個主權國家，而且與中共的戰爭狀態尚未解除，怎可如此失格？豈不怕貽笑國際？稍後韓方又有意交給捷克處理，趙知遠立刻駁斥

韓方，捷克也是共黨國家，一個具有主權的國家，竟聽從第三方的國家擺佈，豈不應了中國人的俗話：「長他人的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。」大概韓方的代表作不了主，雖是心服，卻是口硬，只推說晚上宴會時再談。

趙知遠回到下榻處，心亂難平，好不容易捱到晚上的宴會，做主人的韓方代表，竟是姍姍來遲，見面的第一句話是：「趙將軍對上午的談話有什麼意見？」趙答：「非常不滿意」，並以堅決的口氣說：「如果星期三還沒有具體結果，我就回國去了。」

在經過一陣僵持之後，韓方打破沉默問趙：「閣下想如何解決才能滿意？」趙答：「很簡單，我先要見到人，假如有困難，就到機場去看飛機。」「好，就這麼決定，明天就給你答覆。」

第二天，趙枯等了一日沒消息，第三天，趙正赴我國駐韓大使丁懋時晚宴，韓方來電表示：「要看飛機有諸多顧慮，看人可以。」就這樣看到了吳榮根，並依據吳的意願，作了一個初步的安排，此時趙知遠心中的

一塊石頭，終算落下來了。

第五天，趙搭華航班機回台北，飛機落地剛剛靠攏空橋，次長辦公室的周參謀，立刻迎上說：「報告次長，不得了，機門出口已擠滿了記者，還有電視台的攝影機也架好了，您準備怎樣闖關呢？」趙知遠從容不迫地說：「不要緊張，你們都留在飛機上，稍後再出來。」

說畢，趙知遠只提一隻手提箱，大大方方走出機門，當時記者群中，多不認識趙的廬山真面目，就這樣他與他們擦身而過。直到記者們發覺要找的對象失之交臂，非常懊惱，第二天各種新聞媒體，都報導昨天自韓國回來一位「神秘將軍」。

十月底趙知遠受命會同空軍總部政四處處長徐銘譚上校分批赴韓，住進一家小旅館，在接返吳義士行動的前一晚，爲了保密，趙特先走出旅社，使用街頭的電話亭，和韓方敲定了回台北的時間和行動細節：趙徐兩位「特使」則真正地扮演了「〇〇七」的角色，當他們連袂飛返國門時，恰好是十月三

(下) 事故的遠知趙

十一日，是繼若干年前李顯斌義士來歸為蔣中正總統壽誕獻禮，可以說是前後輝映。

人因事轉權隨責來

神秘將軍，趙知遠帶兵治事的原則，在交付任務時：

一、指定主官或專人負責，但不是某一單位或一群人。

二、明確的工作指導和辦事程序。

三、給予人力、物力、經費充分的支援

四、定時回報，限期完成。

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下旬，任職空軍總部作戰署署長時，奉總長指示要研究「C-130」對抗米格-21機的戰法，主辦單位即擬好一紙命令擬交作戰司令部執行，趙知遠認為不妥，即時召見所屬作戰組長，告以如此處理形同敷衍，命合作戰組長他重簽，並概述其指導要領：

一、依據權責交由作戰司令部負責研究

二、以E-104機對抗米格-21機作為模擬藍本。

三、自使用「C-130」機之部隊中挑選具有戰術素養之資深飛行軍官參與研究，研究成熟後並擔任「種子教官」。

四、限一個月內研究完成。

次年三月向總長提報，深獲嘉許。

民國六十二年，趙知遠在戰爭學院受訓

，聽到院長蔣緯國將軍一句名言，那就是「權隨責來」，這句話的涵意太深了。很多人抱怨，沒有權力不好做事，但是沒有想到，如果你不敢負責，遇事規避，執行起來把權力交給別人，豈不是永遠在狀況之外？還能怨誰呢？其實，只要肯負責，就是一個小參謀，也能將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早在民國四十九年，趙知遠只是五聯隊督察室一位屬於參謀級的飛安官，有一天休假在鄰近於跑道頭的眷村家中。天將破曉，聽到跑道頭飛機試車聲，好像即將起飛的樣子，他披衣起床，看看天氣，濃霧漫漫，幾乎伸手看不見五指，這是飛行的大忌，就立刻拿起電話詢問塔台，是否有飛機準備起飛？答語是：「是，他當即一面以飛安官身分阻止起飛，一面電請作戰組值日官向作戰司令部報備，因而立獲同意任務取消。就此一案例來說，規定是一紙呆板的死法，而因時空的變化，人的判斷力卻是活的，這就是責任的驅使，才有權力的發揮。」

民國五十二年，趙知遠任職中隊長，見有部份飛行員對空地靶炸射能力太差，這樣會影響到部隊的戰力，乃依權責解除了五位飛行官的戰備，專門給他們實施三個月的炸射訓練，再用六個月時間完成另外兩批，完成十五員的加強炸射訓練，讓部隊的戰力，立即提升，這就是權隨責來的最好例證。

步武前賢學以致用

大家都知道空軍有一位老虎將軍王叔銘，他的有名，不僅是作戰勇猛，而且還寫得一手剛勁而又清秀的書法，和倡導了「老虎風」（「老虎風」是民國四十六年間，前空軍總司令王叔銘上將，為激勵每一位飛行員，要像老虎一樣的雄壯、勇猛、機警和銳利的一種運動）。王叔銘這一特出的領導統御的學問，自成一格，由於王叔銘上將的周詳細緻，把空軍全部兩千多個飛行員，連同眷屬的名字，見到面就能叫得出，予人驚詫、尊敬和親切的感覺，因此戰鬥部隊士氣高昂，向心力也極強大。

趙知遠對這種領導方法，感受深刻，在他六十五年十一月接任清泉崗聯隊副隊長時，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，就能默記全聯隊所有飛行員的名字，了解了飛行員的背景，後來趙調升台南聯隊隊長時，又用了三個月的時間，記錄了各級主管和全體飛行員的姓名以及各別資料，此一模仿，頗有青出於藍的效應，因而他的下屬戲稱趙長官的腦袋是電腦。趙笑說：「我這個『電腦』只是在輸入『資訊』時，多下些功夫而已，我想只要用點心，人人都會做得到的。」

趙知遠在軍人生涯中讀過很多前人治軍的明訓，也會體察別人成功的事例，如他的長官張唐天用人的方法，是採取多數人的反應，再從比較中下達決心。他也效法了大隊長陳康，經常請太太燒些拿手菜肴和買些時鮮水果送到跑道頭警戒室，給待命的飛行員

打氣，在他們大快朵頤時，更會把心交給國家。

趙知遠軍人當久了，對於主官與副主官相處之道，也有一套見解，譬如說副主官事做得太多怕引起主官不高興，而部屬也會多有煩言；做少了，又說他不負責任，因此他認為做副主官的，部隊的成敗雖然不一定要他負責，而部隊的榮辱卻是一體的。做副主官尚有四個原則必須遵守，但是不能沒有聲音，四個原則是：一、不管主官的人事，二、不管主官的財務，三、不搶主官的風頭，四、不背地損害主官的威信。至於副主官是一位承上啟下的協調官，接觸面廣，遇著問題，要向主官建言，這種「聲音」會是一種主副之間良性的橋樑。

至於如何做好主官，一、是有誠信不虛驕，二、是充分授權，只要是為公而下屬執行的方向正確，即使做錯了，也不要部屬承擔。

趙知遠累積了多年的歷練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都要求做「在職訓練」。此外，還要發給「主官十要」令其熟記力行，有時還要抽問。

謙謙君子辯才無礙

民國六十三年四月，趙知遠接任空總作戰署作戰組長，他的前任陳家儒上校交接時，鉅細靡遺，條理分明，對馬上要辦的事也分案簡報，使趙知遠一上任就進入情況，迄

今二十二年後，趙知遠還感念在心。基於以上的認知，趙知遠在爾後對每一個職務的交接，不僅是口到、心到，而且也有條文到。尤其是空總的作戰署長、國防部的情報次長，職責重要，都是親手寫下交接事項，一一解說清楚，他只一心希望下任做得比他更好，樹立了一種自我要求的「職業道德」。

趙知遠的治事方法是到一個新環境，先下「鑽」的功夫，「鑽」久了就會變成專家。當他了解怎樣當好情報次長之後，首先是提高參謀素質，如果情報專業人員素質不好，怎樣可以導引群倫，督飭下屬？於是他利用每個週末的上午，召開「情報工作會報」，並且每次指定二至三位專業主管或參謀，提出專題研究報告，當場指定一位主管試作講評，最後由他總結，這就是國軍參謀作業中「狀況判斷」的「使命、狀況、分析、比較、結論」的實踐，只是有的人疏忽了這個要求，而趙知遠卻能深入窺要，做得更紮實罷了。

起初，這個作法大家頗有微詞，只是不敢表達，其理由是：一、週六半日要做情報總結，時間不夠充裕，二、週六下午要放假，多半會精神渙散，害怕思考問題不集中。趙知遠則認為就因為如此，如果不「逼」，精神那會集中？堅持要做，做下去就成了例規，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之後陸續接任的林次長、劉次長、李次長……甚至還鼓勵情報幹部參加學術研究競賽，各級幹部獲

獎甚夥而情報的潛力因而滋長。

民國八十年，後勤次長羅長春中將，也比照這個作法，培訓了不少的後勤幹部。應該說，任何事不在居功，只求有效，這便是成就。

趙知遠平日對官兵講話，都會把法理溶入感性裡面，同時針對不同的群眾、時機、場合而策訂內容，抓住竅要，使聽者動容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民國五十二年冬天，故總統蔣經國時任國防部長，到桃園基地與官兵暨眷屬會餐，開動前總司令請部長向大家說幾句話。蔣經國笑容可掬地站起來開講，但是只說了一句話：「請用餐！」趙知遠對此體會甚深。

八十四年七月向立法院國防委員會「對軍中意外事件檢討與改進」的專題講話，和不知多少次在立法院備詢時，他以知以誠的表白，以法以理的激辯，都像是擲竿跳似的，越過了「高竿」，表現了軍人氣質，也展現了潛在的才華。

屢次讓賢特立獨行

趙知遠的為人治事，有他獨有的認知和行為法則，這有的是出於他的本性，有的是從事物的真理中學習得來。

民國三十五年，趙知遠進入空軍官校，在杭州笕橋學習飛行，初級飛行階段，由於領悟力強，曾是盛金堂教官的高足，到了部隊又逢換裝，戰機，他的成績也是名列

前茅，可是在派職時，九個同班同學中，卻一直「吊車尾」。其後，他在部隊中有了出色的表現，先後得到廖廣甲、馮德鏞兩位隊長的賞識，劉紹堯隊長的提拔，終於在同學中以第二順位，升任分隊長，但他確曾向隊長表示要讓第一順位的同學先升未准，這是他第一次的讓賢。

五十三年，他已是第五戰轟大隊第二十七中隊中隊長了。有一天副聯隊長姚上校巡視時，被告知聯隊長有意要升任他為大隊作戰科長，他聞訊心中雖然很高興，但覺得另外一位同學更合適，有意讓這位同學先上。在推讓間，正際此時，國防部要選派一位優秀而富機智的飛行軍官，參與援越軍事顧問團，趙知遠也中選了，使他再一次的讓賢，順利成功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，金門戰地官兵，發起了「毋忘在莒」運動。三軍聞訊，立即響應，某個週末，空軍廣播電台的記者宋屏，對剛下飛機的趙知遠作錄音訪問。

趙很感慨的說：

「我們的運動太多了，大多是無疾而終，我很贊成『毋忘在莒』運動，希望不要又流於形式，否則……」他說的雖是實話，大概是「文不對題」，也可能不是他們期待回答的內容，這段錄音訪問，就一直沒有播出來。

稍後，基地舉行「三民主義講習班」，他在結訓總結座談會中，舉手要求發言三十

分鐘，首先他對大家在當場簽的公約，加以痛批，因為公約條文很多，其中有一條是不吸洋煙、不喝洋酒，這種公約是完全形式主義，有誰會真的照約遵守？沒想到坐在他背後的大會主席——聯隊長，正在抽洋煙，這件事情不料迅速傳開，連服務總部的同學，都關心地打電話指責他「狂妄」。但是想不到那位開明大度的聯隊長，並不以為忤，不但從從此改抽了國產香煙，而且還對他表達了衷心贊許之意，這個人便是當年國共在「徐蚌會戰」之役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李碩將軍。

時光荏苒，當趙知遠升了將軍之後，尤其是擔任情報次長，涉外事件較多，他無論是接待長官或高階的老外，他們來訪時，一律和官兵會餐，不另加菜。遇到烏鰂總司令到隊，倒蠻有默契，每次他都會量菜實付錢，從不白吃，趙知遠也恭敬不如從命地把錢收下。

趙知遠在四年情報次長任內，接待外賓的制式菜價，是在空軍官兵活動中心，吃三仟五百一桌的「酒席」，過了好久，才加到四千二百一桌的「梅花菜」。有一次他參加了蔣經國部長的邀宴，菜單是：「紅燒牛肉、蛋餃、豌豆苗、火腿白菜、清蒸鯧魚、油淋乳鴿、鮑魚湯」等六菜一湯，他默默地記下。有一次美參議員來訪，他也命廚司如法炮製，在他的腦海中，這已是接近「國宴」了。

樹清如玉不畏雪霜

趙知遠生於戰亂、長於憂患，從窮學生到官拜上將，自小養成節約的習慣，一直沒有因環境而改變，難怪有一次家遭小偷，經報警後，一位管區警員到家調查，在清點失物後大覺不解。不解的理由是，一個上將公館只有二十八坪（時住光復南路），被竊後其最值錢的東西是太太幾十本集郵冊，這就是他一生清廉的紀錄。

他雖節儉，但不小器，如接濟苦哈哈的朋友和默默地做些公益的事。他有點嗜好，就是逛逛地攤，逢年過節，想到生活很苦的昔日長官部屬，或同學親友，總要設法送點「年敬」去。遇到節慶送禮，他也不能免俗，而他會用心去買些健康錄影帶，可降血壓的磁杯，基隆大廟口特製的美味元宵，「厚賓」餅店精製的小月餅。對國內外的貴賓，則送一個用Acrylic特製的小時鐘，在透明體上刻著「誠懇、謙躬、慷慨、大方、公正、廉明、知足、感恩」的十六字箴言，讓好奇的老外拿到後，經過解釋，領悟了趙知遠上將做人治事的標準，也了解了中國人的處世哲學。

他和趙知遠植桂夫人，伉儷情深，有一年她的生日，來了五個好友，連他倆一共七個人，於是他親手煮了七碗牛肉麵，做了七碟小菜，一個冰淇淋蛋糕，吃完還有水果，大家吃得杯盤見底，既不浪費，又很開心，

這與有錢人吃千元大套餐，甚至魚翅燕窩，不是一樣地快樂嗎？

他平時習慣於起早床，做運動，偶爾也打打高爾夫球，且多半把早起後，上班前的一段時間用來研究資料和思考問題，遇到不能了解的事，常常要用電話叫醒幕僚，或寅夜召集會議，他的部屬對他是又敬又怕。

他做運動的時間，往往天還沒有亮，自然穿的也是運動衣，遇著天冷，就戴上一頂鴨舌帽，看起來一點也不起眼，起初進介壽館時，警戒的憲兵看到這麼一個怪人，漸漸走近，有些緊張，立刻盤問，及至他掏出證件，一看他竟是「上將」，立刻大喊「敬禮、禮畢」如果是一位普通人，不嚇得半死才怪。

他求學的毅力，也是出人意表的，四十

六年他任職少校作戰長，爲了第一個孩子出生後，開銷增大，他的英文本來不是很好，但在他飛行的餘暇，用功的結果，以乙等成績考取了留美飛安官，以求增加點收入，到了南加州大學，就感覺這個程度不夠用。他一直跟得很辛苦，好不容易捱到畢業前二週，學校規定每人要作五分鐘的飛安專題演講，這對一個中國學生來說，自是難與歐美同學相比，因此他運用所有的時間，甚至假日，他都在連啃帶背，直往書本裡鑽，讓那些假日遲歸的同學，一開門就看到他對著鏡子比手劃腳，引得一陣轟笑。

臨考那天，首先被抽中的一位中國同學，表現不佳，打了好多「螺絲」，下場時就有一位「雞婆」的外國同學建議中國同學用中國話講算了，趙知遠認爲簡直是一種侮辱，

他依序上台，用英文開講，不但流利，而且專門，獲得全場掌聲。最後又抽到中國同學梁錫疇，更是噱頭百出，說得好極了，當場就受到教官和同學封爲「博士」。在十幾個國家中，中華民國的軍官，表現卓越，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。

趙知遠是一位受長官倚重、部屬愛戴、朋友感念，和使立法院「頭痛」的人物，因爲他在那裡不卑不亢，爲軍人找回了應有的尊嚴，無論識與不識，在「心爽」之餘，都給他用言語、用電話、用信函、用詩書字畫來爲他的表現評分，有一首五言詩，是一位知名而不相識的書畫家相贈的，詩云：

「一樹清如玉，橫斜出短籬，孤香寒更發，何畏雪霜欺」。

這應是趙知遠最佳的寫照。

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 之四十一

何 輯 五 著
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叁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